

时
间
与
空
间

赵大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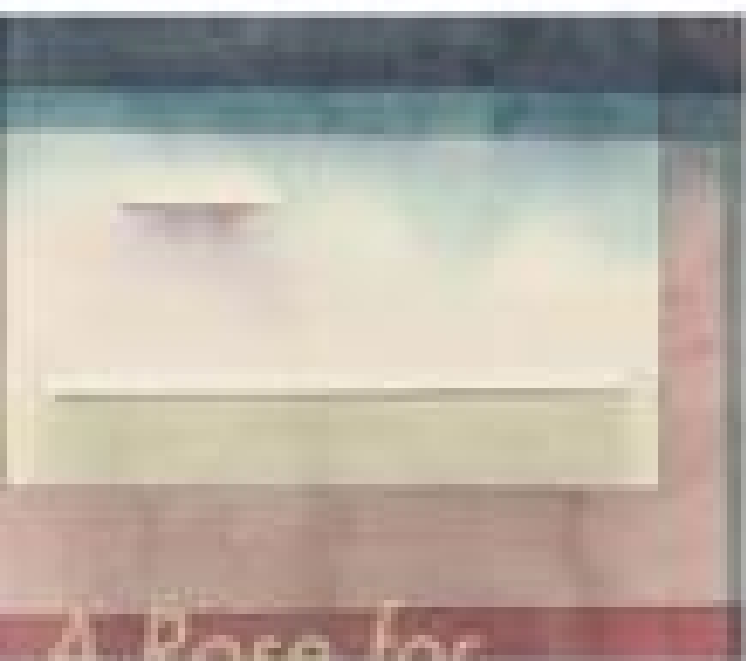
*A Rose for
Allan Poe*

献给
爱伦·坡的玫瑰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THE HISTORY OF THE
ARTS OF THE
WESTERN WORLD

THE HISTORY OF THE
ARTS OF THE
WESTERN WORLD



A Rose for
Allan Poe

獻給
愛倫·坡的玫瑰

THE HISTORY OF THE
ARTS OF THE
WESTERN WORL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献给爱伦·坡的玫瑰/赵大河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23.12

(时间与疆域)

ISBN 978-7-5559-1614-7


I. ①献…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224788 号

选题策划 王淑贵

责任编辑 王淑贵

装帧设计

 书籍 / 设计 / 工坊
刘运来工作室 徐胜男

美术编辑 吴月

责任校对 殷现堂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印 张	6.25
社 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27号C座5楼	字 数	120 000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23年12月第1版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印 次	2023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地平线的眩晕	001
大师,您好!	004
沉默之声	007
到异国他乡去自杀	011
狄德罗、欧拉和叶卡捷琳娜二世	013
第四个骗子	016
跟着司汤达游佛罗伦萨	020
命定时刻	025

登山者说	027
献给爱伦·坡的玫瑰	030
未来建筑师来到帕特农神庙	034
莎翁,请收下一英镑	038
蜥蜴舌头	041
我差点买了一个魔鬼	045
伊斯坦布尔艳遇	048
谢阁兰献身之地	052
游戏国度	056
一盒磁带	058
婚姻以外那些事	063
避雨	066

刽子手桑松的日记	069
黑泽明自杀未遂	072
鸡毛店	075
坚如磐石	081
少女之死	084
王后之美	086
陀螺之夜	089
“福尔摩斯”来到天堂庄园	094
走,看赫尔佐格吃鞋去!	102
谷川说:我的狗死了	106
我不是一个凡·高!	110
爱因斯坦的玫瑰	113

4分33秒,沉默的祈祷	116
历史性的偶遇	120
咖啡馆里的姑娘	125
骷髅	127
骗子十戒	130
奇怪的公式	135
切的诅咒	138
萨松手一挥	140
王位	142
邂逅梦露	144
乌托邦共和国	149
展览开幕前夜	153

双方均认可的报复	157
无名间谍的最后叹息	161
用被遮胸	163
在高原,在黑夜,在雨中	166
在华盛顿邂逅塞尚	169
站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花园里	171
正直的	173
状告上帝的人	175
偶然	177
经历艺术	180
模仿,一个镜头	183
后记	187

地平线的眩晕

“北京的对跖点在哪里？”阿根廷朋友马努埃尔突然这样问我。

他正开着车带我去看潘帕斯大草原。因为堵车，出布宜诺斯艾利斯花了不少时间。突然之间，前面开阔起来，天空也格外明亮，风中弥漫着花草的芬芳。

“是这里吗？”我说。

“差不多吧，”他说，“想想看，北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化、风俗和位置，像不像处于地球的两端？”

“还真的是。”

一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我首先想到博尔赫斯。在大学时读《博尔赫斯小说集》读得如痴如醉。小说还能这样写？是的。噢，那真是一个智慧、斑斓、神奇的世界。有同学翻译博尔赫斯的诗，

在宿舍里，站到桌子上朗读，手舞足蹈……那情境是很难忘却的。

因为博尔赫斯，我还没踏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地，就已经对这里很熟悉了。在博尔赫斯笔下：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
是我灵魂最隐秘的部分
城市在我身上
像一首无法付诸语言的诗

我要去迈普街看博尔赫斯故居，马努埃尔说：“要感受博尔赫斯，先要感受布宜诺斯艾利斯；要感受布宜诺斯艾利斯，先要感受阿根廷；要感受阿根廷，先要感受潘帕斯大草原……”

在一片开阔地，马努埃尔将车停下。

“大草原就在附近，”他说，“你能感受得到吗？”

我想，也许，大概，差不多，能感受那么一点。但我不确定。马努埃尔的表情带着寻宝者的神秘和自信。

“当年，博尔赫斯和法国人皮埃尔散步到这里，他们感受到大草原就在附近，博尔赫斯说，他突然感受到了大草原的重力。”

“大草原的重力？”

“是，他是这么说的。这很神奇。重力，在此，这是一个属于灵感的词语。”

“诗人的词语。”我说。

“博尔赫斯后来在法国讲了这个故事更为神奇的部分，他说，皮埃尔说出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所有阿根廷作家都寻找过，却没有找到，如今被一个外国人一语道破。”马努埃尔停下来，卖关子。

“什么东西？”

“大草原的定义，具体地说，是潘帕斯大草原的定义，或者说是准确的形容词，不管什么，应该是唯一的，专属于这里……阿根廷作家苦苦寻觅无所得，却从这个诺曼底人嘴里绽放出来。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博尔赫斯浑身一震，马上意识到：就是它！这个词诞生了。博尔赫斯称之为绝妙的表达、壮美的比喻。”

他吊足了我的胃口，那到底是个什么词？他还没说出时，我已感受到那个词在闪闪发光，仿佛维纳斯的诞生。

他说：“地平线的眩晕。”

“地平线的眩晕？”

“嗯，地平线的眩晕！”

我确实有点眩晕的感觉，不知是来自地平线，还是来自这个词。

大师，您好！

参观福楼拜展览馆，最后来到福楼拜书房。我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大师。据说是 AI，但完全和真人一样。拜科技所赐，福楼拜先生穿越了。我用汉语和他打招呼：“大师，您好！”

他用汉语回我一句：“你来自中国吗？中国是个神秘的国度，我梦想游历亚洲，从陆路去中国，可惜没去成。”

大师能说汉语，我欣喜不已，马上提出一个不情之请：“大师，能和我谈谈写作吗？”

“哈，写作嘛，怎么说呢？”福楼拜说，“有时脑子空空如也，词句不来，涂鸦半天竟写不成一个句子，倒在沙发上，呆头呆脑，掉在烦恼的泥淖里……”他情绪低落，让人同情，“可是，过了一刻钟，一切都变了，心又高兴得怦怦跳，边写边得意，十分愉悦，简直想吹口哨，为一个想法而兴奋，为一个句子而欢喜，为能有

所斩获而满足。”他眉飞色舞说了一通，稍作停顿，声音变得神秘起来，“有几次，灵光照耀，我看到高于生命的灵魂，全身震颤……哦，达到这一境界，荣耀什么的都不值一提，甚至快慰也不放眼中。”

“大师，能谈谈风格吗？”

“一部作品没有自己的风格就等于不存在。风格本身就是一种观察事物的方式。艺术的真谛，在于自身的美，首要的是风格，其次是真实。”他稍作沉思，继续说道，“风格求美。十年后，百年后，千年后，会出现这样的人才，作品像诗一样有节奏，像科学语言一样精确，像大提琴一样沉稳，像短剑一样扎进你的思想，带着你的思绪像顺风船一样，在平滑的水面上自在滑行。”

他说到兴奋处，仿佛手中真有一把短剑。他挥舞着，如同刺客，要把短剑扎进我身体中，我不由得倒退一步。

他得意地笑笑，说和大师聊天是有风险的，你会受到影响。我说我不怕受影响，受大师影响不是坏事，是好事。接着，我向他请教艺术，他说：

“我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即其最难之处，不在于让人哭笑，让人动情或发怒，而是要得自然之道，使人遐想。一切杰作，莫不具有这种品质，外表很沉静，实际深不可测。”

“大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你谈谈理想中的书。”

“我认为的好书，愿意写的，是一本不谈什么的书，不受外在

牵连，全仗文笔内在的力量，就像地球全无支撑，却在空中运行。如果可能的话，书中几乎没什么主题，至少是没有明显的主题。最好的作品，素材也最少，而表达更贴近思想，文字更加贴切，甚至隐没在思想里，这才是真的美。依我之见，文艺的前途实在是依赖于此。”

作为一个写作者，临别前，我向大师讨要关于写作的建议。大师说：“只要定下主题，或抒情，或跌宕起伏，率性而行吧。”

我走出大师书房，听到大师在我身后又补充了一句：

“永远别去考虑公众。”

我回头朝大师挥手作别。大师又坐回书桌前，开始写他的不朽名著。

沉默之声

我在伍德斯托克公园的长椅上打盹，一个瘦高的男人过来坐到我旁边。他一言不发。我瞥一眼，马上认出了他是谁。因为我包里装着一本他写的书——《沉默》，上面有他的照片。

他叫约翰·凯奇。

伍德斯托克曾因1969年举办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而闻名于世。那一届音乐节的主题是“和平、博爱、反战、平等”。口号是“要做爱，不要作战”。将近50万人聚集在一个农场里，狂欢三天三夜。民谣和摇滚巨星，轮番上台演唱。大暴雨也来助兴。疯狂的青年人冲进雨中，在泥浆中载歌载舞……

我来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一个原因，凯奇是另一个原因。凯奇最著名的《4分33秒》就是在这里诞生的。1952年8月29日，大卫·都铎在钢琴前静坐了4分33秒，演奏出了约翰·凯奇

的——《无》。观众听到的是该时段内发生的所有声音，唯独没有钢琴声。

我看一下表，闭上眼睛。

我谛听着：风声、汽车声、小孩嬉闹声、鸟叫声、脚步声、咳嗽声、衣服窸窣声、口哨声、狗叫声……要坚持4分33秒，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样，我就等于听了一次《无》的演奏。

之后，他忽然开口说：“你接受过精神分析吗？”

“没有。”我说。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这样一个问题，难道我看起来需要精神分析吗？我说在中国，没人接受精神分析。

“我也不接受。”他说，“里尔克的一个朋友建议里尔克去做，里尔克说：‘我相信他们会驱走我的魔鬼，但我担心他们会冒犯我的天使。’我去找过一个精神分析师，他说他会帮我厘清思路，这样我就能写出更多的音乐。我说我已经写得太多了，不需要写更多。就这样，我再也没去见过精神分析师。”

能遇到约翰·凯奇简直是奇迹，我对自己说，不可错过交流的机会。于是我尽量不让他沉默，让他说出更多。

他看我是东方人的面孔，就说：“铃木大拙博士说东西方人的思维是有差异的。西方人的思维中，事物都互为因果关系；东方人的思维中，人们更倾向于把握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情。”

尽管我不认可铃木大拙的这一观点，但我不想就此展开讨论。

他是音乐家，我们应该说点和音乐相关的话题。

我问起他《4分33秒》的灵感来源。他狡黠地笑一下，似乎在说，我猜到你会问这个问题。“我写过一篇关于劳申伯格的文章，”他说，“首先是白色绘画，随后是我的沉默篇章。”

“您如何看待结构？”

“结构没有生命就是死的。但是生命没有结构就不可见。”接着，他又补充说，“结构是通往‘无’的桥梁。”

“您如何看待方法？”

“关于方法，我所知道的只是，在我不工作时，有时我会认为自己懂得一点方法，但在我工作时，显然我什么方法都不懂。”

这让我想起圣奥古斯丁的名言：关于时间，你不问我，我很清楚，你一问我，我就知道了。

他又说：“必须进行创造：所有技巧被遗忘后，你就会发现技巧。”

“先生，您正在做什么？”

“我在打破规则，甚至是自己的规则。”

.....

临告别时，约翰·凯奇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带橡皮头的铅笔，送给我。“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他指着橡皮头说，“这一头比那一头更重要。”橡皮是用来擦除的。我明白他的意思，删，比写重要。嗯，我记住了。